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重訂大金國志卷六

紀年

太宗文烈皇帝四

庚戌天會八年春尼雅滿烏紳伊都居雲中鄂勒歡居燕山

達蘭屯濰州

遣台吉貝勒達爾吉天使鐵黒貝勒提兵南援烏珠

因圍楚州宋史本紀云正月

右都監棟摩以病薨按金史棟摩以天會七年春薨此書于八年與史不合

烏珠取明州宋史本紀正月甲辰朔攻明州己未入城

烏珠再攻明州張俊率衆拒之高橋戰數合𠑽我益兵復來與守臣劉洪道俱避去烏珠遂破明州屠其城高宗御舟次台州我師以船至昌國縣追襲之提領海舟張公佑宋史通鑑綱目並作張公裕引大船來擊我師遂退

羅索攻陝州宋史本紀正月陷陝州

李彦仙守禦甚備羅索益生兵攻之愈急城破彦仙巷戰而死時陝民雖婦女亦升屋以瓦擲師哭李觀察不輟彦仙守陝再踰年大小二百戰及城破其官屬陳思道等五十一人皆與同死無屈降者自是我師始西而全陝沒矣

三月我師取潭州

守臣向士諲通王暕劉玠宋史通鑑綱目作劉价趙聿之死之

時軍民請以死守我師登城士譁哭圍出城遂破軍民猶極口罵且巷戰我師屠其城而去

取荆南府

守臣唐慤遁

取澧州

守臣王淑遁

我師復取東京殺宋上官悟由是宋四京皆沒

時東京雖城守而勢愈危更遣河北首領聶淵攻之

上官悟力不能拒城破見殺 按通鑑綱目皆云悟出奔為盜所殺與此不同

烏珠自越州執李鄴復還杭州

烏珠取秀州

宋守臣趙士醫死之烏珠以輜重不可遵陸遂由秀州平江取塘岸路而還烏珠下平江府出常州過吳縣統制陳思恭以舟師邀于太湖擊敗之幾獲烏珠 按原書此上二條叙取秀州于還杭州之前又叙陳思恭邀擊事重複無倫次今改正

夏四月薩里罕及哈富等攻邠州 按原書作汾州是時宋張浚與金師相拒

于陜西無至汾州之事通鑑綱目皆作邠州又原書敘此條在取東京一條之前先後倒置今並改正

宋張浚遣曲端拒我兩戰皆捷至白店原薩里罕乘高望之懼而號哭金人因目之曰啼泣郎君既而羅索整軍復戰宋吳玠敗績曲端退屯涇原按原書此條不載羅索敗吳玠而後文乃云陜西大戰有三范致虛陜府曲端邠州白店原劉錫富平原宋師皆敗前後不相照會今據通鑑綱目補

烏珠回至鎮江宋韓世忠屯焦山寺以邀我師烏珠不得濟遣使致辭願還所掠益以名馬世忠不從

世忠遣兵屯焦山寺以邀吾師之歸烏珠遣人約日會戰世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金人必登此覘我虛實乃遣偏將將三百卒伏廟中又遣二百卒伏江岸按宋史通鑑綱目俱云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岸側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岸兵先集廟兵繼出金師果有五騎趨龍王廟廟中之伏喜先鼓而出五騎拾策以馳僅得其二有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馳而脫詰二人即烏珠也既而戰數十合俘獲甚衆又獲烏珠之壻

封龍虎大王者烏珠舟千餘艘俱不得濟復遣使致辭願還所掠以假道世忠不從益以名馬又不從時達蘭在濰州乃遣貝勒台吉趨淮以為援按此條所載與宋史韓世忠傳及通鑑綱目同其中紀錄之誤業經御批通鑑輯覽駁正仰惟聖鑑超卓洞燭千古今敬錄于此以訂循誦習傳之謬

金山屹峙江心何能馳騎且烏珠志在濟江豈肯行次中流舍舟以臨險地致有疑當日金山與南岸相連屬者不知浮玉之名即取其無所附麗而樹影中流鐘聲

兩岸唐時名句流傳蘇軾亦有阻風金山之作則山之不能通陸自昔已然方輿紀要因于金山下增對岸二字謂廟在銀山殊無確據況世忠屯戍焦山與金山銀山東西相去均遠登眺亦無所見其為附會顯然惟王象之及能克皆云廟在北固較為可信蓋北固距江南岍既得振策以馳而山居東北與焦山正直故可登之以覘虛實二人皆以宋人紀宋事自當得實非若宋史成自元時僅據傳聞而不詳形勢徒滋後人之疑議也至謂

一人紅袍玉帶墜而後馳者即烏珠其說尤誕金源衣服至大定明昌間始酌用中國制度其初必無褒衣博帶之人況身臨戰陣豈有服袍玉以從事者其為宋人誇飾附會無疑即此可證金山馳馬之荒唐矣

烏珠欲自建康謀北歸不得或教于蘆塲地開渠二十餘里上接江口在世忠之上流遂傍治城西南隅鑿渠一夜渠成次早出舟為世忠尾擊所敗終不得濟乃揭榜募人獻所以破海舟之策

有教于其舟中載土以平版鋪之穴船版以櫂槳俟
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蓋以海舟無風不可動也
又以火箭射海舟箬篷則不攻自破矣
烏珠一夜造火箭暨明天霽無風引舟出江其疾如飛
而海舟皆不動乃以火箭射海舟箬篷世忠軍亂焚溺
而死者不可勝數
世忠與餘軍至瓜步棄舟而陸奔
烏珠輜重自瓜步口舳艫相銜至六合不絶為宋岳飛

所敗既而自六合歸屯楚州九里徑又為趙立所敗未幾取揚州承州趙立中砲死又取楚州會聞宋師出陝右托言應之因而西去按取承州在八月趙立死在九月此因言烏珠還歸遂終言其事爾

烏珠自江南回初至江北每遇親識必相持泣下訴以過江艱危幾不得免又達蘭時在濰州遣人誚烏珠南征無功可止于淮東俟秋高相會再征江南烏珠推避不從會聞宋人出陜右烏珠因而應之于是

留託卜嘉聶㖃王伯隆軍于淮東以待達蘭博索等

而西去

雲中留守高慶裔獻議于尼雅滿曰吾君舉兵止欲取兩河故汴京既得而復立張邦昌後以邦昌廢逐故再有河南之役方今兩河州郡既下之後而官制不易風俗不改者可見吾君意非貪大亦欲循邦昌之故事也元帥可首建此議無以恩歸他人尼雅滿從之于是令右監軍烏紳馳請于朝帝從之

我師自取山東達蘭久居濵濰劉豫以地相近奉之尤善達蘭嘗有許立豫之意慶裔尼雅滿腹心也恐為達蘭所先遽建此議務欲功歸尼雅滿而又使豫知恩出于已望其厚報也或謂本宋鄧州叛臣張剛中獻策于慶裔以三班奉職酬之復以其說為已策獻于尼雅滿非也我師取山東止以邦昌為名不易官制不攺風俗者其議素已定矣不然達蘭豈敢擅許人以大都耶

尼雅滿遣高慶裔詢訪河南州郡求賢人建國州郡迎合上意共推劉豫

慶裔自雲中由燕京河間越舊河之南首至豫所隷景州會吏民于州治諭以求賢建國之意郡人莫敢言皆曰願聽所舉某等不知賢者慶裔徐露意以屬劉豫郡人迎合上意又豫適景州人也故共戴之慶裔喜曰爾與朝廷帥府之意正相合耳遂令列狀舉之慶裔至德博東平一依景州之例既至東平則分

遞諸郡以取願狀而已故豫得僭位酬慶裔賂賄不可勝計麟猊輩後于慶裔有恩府門生之稱良以此也

高慶裔自河南歸至雲中具陳諸州郡共戴劉豫之意及持諸吏民願狀于尼雅滿

尼雅滿復令慶裔馳問劉豫可否豫陽辭之又且推前知太原張孝純慶裔歸報尼雅滿尼雅滿又遣慶裔諭豫曰戴爾者河南百姓推孝純者獨爾一人難

以一人之情而阻萬姓之願爾可就位我當遣孝

純輔爾後孝純由此得還宋

遼東漢軍萬戶韓常與太行義士原子明戰于真定西

山胭脂嶺為子明所敗千戶劉慶餘被砲折其脛由是

解軍職換授靜江軍節度使知徐州

萬戶比都總管之職千戶比節度使百人長比刺史

若解軍出官對格換授此特武元初起兵所差之人也

至換受時憑武元差札押字則為御書慶餘隨常父

慶和降阿羌為千戶故換授靜江軍節度繼以守土之任令燕雲諸路民兵千戶百人長乃以家業或丁數定之一時隨軍所差也在軍則權為千戶百人長散則還為庶人或就軍中受代則復為一散軍而已非可比御書者也今民兵充者極多御書補者極少

蔚州百姓劉黑龍造妖起兵既而獲之

河北簽軍首領聶淵再取東京

時山東河朔已為我師所取京東京西盜賊大起

方路阻米斗二千人民相食聶淵乗而取之

烏紳來見帝回至雲中與尼雅滿伊都同往白水泊避暑白水泊在雲中之上乃昔遼主避暑之地也鄂勒歡之望國崖避暑望國崖在儒州望雲縣北

宋復頼昌府宋史本紀在五月又復鄜州通鑑在五月○按原書係此條于秋今改正

秋尼雅滿烏紳伊都自白水泊歸至雲中鄂勒歡自望國崖至燕山達蘭自濰州親攻江東

宋二帝自韓州徙五國城

五國城在國都西樓之東北千里時將立劉豫乃徙二帝居之按西樓乃遼之上京臨潢府金所都為會寧府亦號為上京此書遂以金之上京為西樓誤也

八月宋師復永興軍

宋吳玠復永興軍帝令烏珠自京西星馳至陝西與羅索等合而宋張浚等亦劉諸路合兵四十萬約日會于耀州大戰

九月帝以輔國大將軍西京留守大同府尹高慶裔禮部侍郎知制誥韓昉為冊禮使副于九月九日立劉豫于大名府國號大齊

宋北京陷沒南軍聞豫至遂閉門殺金兵後復降豫至是誅為首者數十人于莘縣豫由此不居北京復還東平以張孝純為尚書左丞相李孝揚張柬權為左右丞弟益為北京留守子麟知濟南府時大金又以烏珠南征所降李鄴李儔鄭億年臣豫豫降南京

為歸德府改東京為汴京升東平府為東京去淮寧潁昌順昌興仁壽春府名復舊州名豫自以生景州守濟南節制東平僭位大名遂起四郡強壯為雲從子弟應募者數千人

豫置三衛官曰翊衛曰親衛曰勳衛以士大夫之子為之二年升一等滿六歲則試以弓馬合格入出官方豫之僭立也止用天會年號是冬奉帝命改元阜

昌

宋馮長寧以淮寧府降豫請行什一法除戶部郎中權侍郎後罷什一之法將山東百姓六十以下二十以上皆簽發為兵每畝田科錢五百

又建歸受館于宿州招延南方士大夫軍民置榷場通南北之貨

尼雅滿歸張孝純以相劉豫

孝純守太原幾一年而被執至尼雅滿前逼令下拜孝純曰未審帳上是何人衆曰元帥孝純曰元帥是大

金國大臣某乃大宋國大臣豈有一國大臣拜一國大臣之禮事今至此惟有死耳何相窘迫耶竟不拜尼雅滿不能强之因囚歸雲中是年五月六日尼雅滿將避暑白水泊謂孝純曰公于此無治生事俟某秋歸當還公于鄉里又顧雲中留守高慶裔曰如有人欠孝純錢物可督還之毋晚孝純歸鄉矣孝純初聞是語不知其所以葢是時尼雅滿與劉豫之議密定外人莫之知也至是尼雅滿遣孝純南歸止云歸

鄉而已故奉使宇文虚中送孝純詩有里閈共驚新素駿兒孫將整舊斑衣之句則莫知其相豫也明矣暨孝純既至河朔欲由濟南歸徐徐乃其鄉里也主者曰當與公共至東平節制司某得公檄公方可歸徐矣既行則孝純之兄孝忠孝立及諸姪鄉人競遠迓之孝純方喜慰之際無何至汶上豫已僭位遷拜為相當是之時孝純昵于親黨懼于還北因而遂喪晚節惜也

烏珠羅索敗劉錫軍于耀州富平原

先是我萃兵淮上宋張浚欲分道出兵由同州鄜延以擣我虛乃檄召熈河經畧劉錫秦鳳孫渥涇原劉錡環慶趙哲會兵甚衆皆言我鋒方鋭浚不從時曲端已死乃詐立其旗羅索曰彼紿我也擁兵驟至輿柴囊土籍淖平行進薄其營與錫等戰互有殺傷勝負未分鐵騎出不意直擊環慶軍他路兵無與援者會趙哲離所部哲軍見塵起驚遁宋諸軍亦退我師

遂乘勢而前我兵自攻陝西大戰有三范致虚戰于陝府曲端戰于邠州白店原劉錫戰于耀州富平原宋師皆敗至是戰之後宋師退保兩川而州郡盡入金矣

冬十月歸秦檜于宋按原書此條在敗劉錫軍一條之前今據通鑑綱目移正

用尼雅滿計也檜之入北從二帝之上京逮二帝東徙韓州檜依達蘭為其任用達蘭南征以檜為參謀以催錢糧為名挈家泛小舟抵漣水軍自言殺北軍

之監已者奔舟來歸然全家同舟婢僕亦如故人皆知其非逃歸也

檜之南歸也宋之朝士多疑之惟范宗尹李回與檜善力薦其忠及引對檜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遂建議講和

尼雅滿密諭諸路令同日大索兩河之民一日北境州縣皆閉門及拘行旅于道凡三日而罷一應客戶並籍入官剌其耳爲官字鎖之雲中及散養民間立價鬻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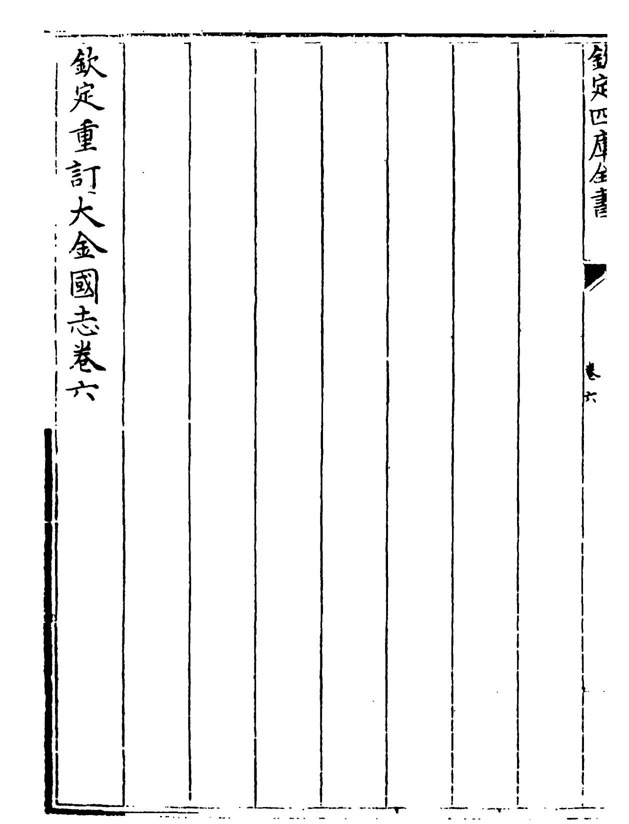
或驅之于回鶻諸國以易馬及有賣于蒙古迪里子室韋高麗之域者

葢既立劉豫以舊河為界恐陷北者逃歸故耳

樂壽縣得客戶六十八人誤作六百八人以報尼雅滿

尼雅滿必責其數縣官乃執窮民以足之凡被掠歸雲中者不令出城無以自活士大夫往往乞食于途

尼雅滿患貧民之多恐致生事遂以散米賑濟為名誘三千人出城令甲士坑之



欽定重訂大金國志卷六

欽定重訂大金國志卷七

紀年

太宗文烈皇帝五

辛亥天會九年春尼雅滿烏紳伊都居雲中鄂勒歡居燕山達蘭攻淮東為宋將張榮所敗

時宋張榮據通州糧具盡殺人為糧又以地勢不利率舟船入縮頭湖作水寨以守達蘭在泰州謀再渡

江欲先破水寨以舟師直攻之榮亦出數十舟載兵與我師遇倉皇欲退不可覘我師只有戰艦數舟在前餘皆小舟水退阻隔不得前乃舍舟而陸大呼來攻我師不得騁舟中自亂多溺水死達蘭堦博諾為榮所獲達蘭率餘兵奔還楚州遂退師按原書此條有評論語詞意淺陋今刪去

尼雅滿自雲中以燕雲漢軍及女直軍一萬人付右都監耶律伊都北攻耶律達賚林牙耶律佛德林牙於漠

北和勒端城既行拘伊都妻子於女直城
達實佛德遼天祚帝之族也林牙者契丹之官也和
勒端城者契丹之北土也以伊都乃契丹之族故止
付以女直漢軍又質其妻子
起燕雲民兵北攻和勒端城仍起燕雲河東夫運糧隨
伊都北行
和勒端城自雲中由猶兒莊銀甕口北去地約三千
餘里盡沙漠無人之境是行也三路之夫死不勝計

車牛十無一二得還

戛達蘭之衆自淮東歸淮北休兵於宿遷縣樂馬湖達蘭自天會八年攻淮南至是方渡淮休兵於宿遷是行也攻戰之久人馬疲敝既至宿遷復值馬災死亡殆盡食之不盡往往棄擲道路時新為張敵萬所敗鋭氣沮喪又宋兵已復淮東去我師不遠且多傳宋兵來襲軍中每夜無故而驚加之寇盜乘時蜂起東北大恐達蘭不能遽回故自是歲四月屯宿遷至

七月始北歸以劉豫請兵戍邊因留台吉貝勒屯劉

伶莊額哩頁屯淮陽

完顏摩哩與鄂拉扎哈以數萬騎分為兩道南征一自

鳳翔一自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

宋吳璘吳玠歃血誓衆為備甚力已而鄂拉扎哈先

期而至陣於原北玠率諸將列陣而待更戰迭休鄂

拉扎哈大敗由他道遁歸摩哩方攻箭筈關為玠别

遣將擊退二軍卒不得合

渤海萬户大托卜嘉過淮陽知軍張涣置酒於舟中涣因語及劉豫即位托卜嘉撫掌歎曰某大遼之大姓氏也大金初招某許開國遼東其後被堅執鋭從軍爭戰積有年矣雖一郡安閑未可得也豫山東一郡守耳勢窮出降今當是任豈不負某耶

尼雅滿禁竊盜一錢者死罪

此高慶裔勸以重刑止盜也為盜者知刼竊同於一死故竊盜息而刼盜熾

高慶裔請於尼雅滿令諸州郡置地牢

牢深三丈分隔死囚居其下徒流居其中笞杖居其

上外起夾城重塹以圍之尼雅滿行其說

河東南路都總管蕭慶招降太行紅巾首領齊實武淵

賈敢等送於尼雅滿尼雅滿盡殺之於獄

自齊實之徒既死後無復降者

羅索既卒烏珠遂會諸道及女直兵合數萬人南征宋

張浚命吳玠先據鳳翔之和尚原以待烏珠造浮梁於

寶雞縣渡渭攻原與吳玠連戰三日共三十餘陣我師大敗烏珠中流矢僅以身免於是烏珠始自河東還燕山

烏珠自天會七年秋離燕山率衆南征既而回攻陜右以圖劍外至是歲冬由河東歸燕山是行也宗陳思恭戰於姑蘇韓世忠戰於大江劉錫戰於富平吳玠戰於劍外凡四戰雖敗世忠與錫我軍不能無損加之往返萬里首尾二年烏珠始行有從馬數百至是

宿六馬而還平陽守蕭慶以三馬奉之烏珠之衆自是不振

尼雅滿以薩里罕為陜西路經畧使屯軍於鳳翔哈富既死烏珠且回故尼雅滿除薩里罕是職也是時劉豫已立踰年矣陜西之地劃屬劉豫而大金於陜西尚設官屯衆何哉是以翟興之軍守伊陽東西路阻吳玠之軍又保和尚原陜西强敵之地人心未安豫雖有得地之名我師終未能去也

是歲宋高宗紹興元年

壬子 天會十年春尼雅滿烏紳伊都居雲中鄂勒歡烏珠居燕山達蘭居祁州除烏珠為元帥府左都監

尼雅滿諭樞密院磨勘文武官出身轉官冒濫以雲中留守高慶裔參主之奪官爵者甚衆

劉豫遣人之元帥府議遷東京及會大金兵共攻西京翟興山寨興没於陣

自去年冬劉豫弟益守東京益迎合豫意遣在京官

屬并父老史平僧録徳真道録王從問之東平邀豫遷居東京豫以翟興大軍見屯西京伊陽山寨相去不遠又陝西道久為興所斷豫深惡之時陝西五路盡為大金所取割屬劉豫豫居東平以翟興屯西京東西路阻豫每遣人之陝西則假道於金由懐衛越太行取蒲解渡河以往故力請於尼雅滿期必破興會興將楊偉降豫且陳破興之計於是發女直萬户徹克穆渡河陽張聲勢揚言將欲攻興興盡發兵以

應之楊偉潛引大軍由間道以襲興營興兵旣出衆寡不敵遂力戰而死興之餘軍無能復振時二月也至四月豫乘勢還居東京是日大風飛瓦拔木都人震恐豫因曲赦之

夏尼雅滿試舉人於白水泊磁州胡礪為魁是舉也尼雅滿密誡試官勿取中原人故是歲止試辭賦不試經義礪以被掠館於知制誥韓昉家昉燕人也用昉鄉貫故誤取之

秋帝如中京
時諸將邀上觀遼土及兩河地故有是行
諸將會於燕山將欲迎上於中京會烏紳獵居庸關遇
馳遞者得伊都反狀
伊都之降也以為西軍大監軍官久不遷心常怏怏
其攻和勒端也失其金牌朝廷疑其與林牙暗合遂
質其妻子自是伊都有叛心明年九月約燕京統軍
反統軍之兵皆契丹人伊都謀誅西軍之在雲中者

盡約雲中河東河北燕京郡守之契丹漢兒令殺女直之在官在軍者天德知軍僞許之遣其妻來告變時烏紳爲西監軍自雲中來燕微聞伊都有反意而未之信適與通事漢兒納延回行數百里因獵居庸之東憇於山上遥見二騎馳遽交相遇於道立馬交談久而不去烏紳疑之命數騎追一人至詰曰爾何人也曰伊都使者以軍事詣燕山科里統軍司科里亦契丹也烏紳曰爾適相遇者何人曰此乃科里統軍使之

伊都者烏紳曰爾等適立馬話及何事曰問候烏紳曰非也問候之語無許久又曰別話烏紳曰亦非也話別之語無許久又曰叙家事烏紳曰家事故非立馬叙又曰叙往事烏紳曰往事亦非立馬叙馳者辭窮面顫又且戰慄不已烏紳察其言色兼素疑伊都科里皆契丹反覆之徒因以詐折之曰我知爾二人為伊都議反者近有人密告伊都科里反期云於今日各有使至我故來此伺之果得爾輩夫何隱哉其

人謂烏紳果知不敢隱伊都之叛由是敗露盍烏紳

多計皆如此類尼雅滿以下諸將咸莫及之

族誅契丹統軍科里元帥府諸將分捕伊都叛黨仍令

諸路盡殺契丹

時諸路大亂月餘方止河東八館五百户山金司伊

蘇王府南北王府四部族衙諸契丹詳衮率衆蜂起

亡入夏國及北奔沙漠契丹附大金者由此一亂幾

成灰燼

烏紳至雲中伊都微覺父子以遊獵為名遁入夏國夏人問以有兵幾何云親兵二三百遂不納投韃靼韃靼先受烏紳之命其首領詐為出迎具食帳中密圍以兵韃靼善射伊都出敵不勝父子皆死烏紳馳之雲中盡誅其殘黨仍殺尼雅滿次室蕭氏而還

尼雅滿自燕山令烏紳西捕伊都及至雲中伊都已走烏紳盡誅其殘黨及殺尼雅滿次室蕭氏回至燕山請罪於尼雅滿曰蕭氏本契丹天祚元妃也按此稱天

祚元妃即遼天祚帝之后也考遼史天祚帝后蕭氏從帝西狩以疾崩不言入金且史言后以大安三年入宫至天祚亡國年將六十矣尼雅滿何以猶納為次室而寵愛之耶尼雅滿所納意必天祚帝宫嬪此所言本之契丹國志蓋傳聞之誤耳與兄實乃仇敵不得已而相從彼素忍死以事兄者將有待於今日也今既見事無成恐不利於兄且兄橫行天下萬夫莫當而此人處帷幄之間可以寸刃害兄於不測事當預防渠以愛兄之故已擅殺之尼雅滿起謝既而泣下噫兄弟同心若是宜乎其能成功也

蔚州守蕭特默格殺尼雅滿使者既叛而獲之平州守郭藥師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蕭慶下元帥府獄既而獲免皆因女直之域尼雅滿謂材可聚衆以藥師富沒其家財（按原書云以藥師家富盡奪之據分注則是因藥師有罪而沒入其家財非尼雅滿奪之以入己九今改正）

郭藥師南北反覆人也藥師以契丹降將被宋朝寵遇錫賚之厚不可殫言或引之出入宫禁驕恣浸生是時宋中山帥臣謂其扭功怙寵放縱士卒居處奉

用率倣遼儀至僭舊帥之禮如置差遣司禮樂司用龍鳳旗鼓之類皆非人臣之分既而藥師外叛導金國宋大金雖以權宜用之其心豈不疑之哉始奪其常勝軍并器甲鞍馬散之繼没入其家財藥師得不死幸矣

冬雲中副留守李處能宣和間歸宋賜姓名趙敏修以預伊都之叛族誅帝以伊都逆謀乃元帥府不能撫之尼雅滿以下各决柳條有差既獲伊都降赦

帝欲自中京幸燕雲以伊都之亂復還闕

宋叛臣杜充知相州以其孫自江南逃來充不聞官而擅納之為節度副使胡景山所首告誣充陰通南宋尼雅滿遣人馳詣相州鎖充付元帥府獄鞫之

充知相州尚肆作威福蔑視同僚人多憾之故為景山乘伊都之亂發之充以鐵索付獄鞭箠炮烙備歷重刑凡幾年而後脫初尼雅滿問充曰爾欲復歸南朝耶充曰元帥敢歸南朝監軍敢歸南朝惟充不敢

歸也尼雅滿顔諸將笑之充之無恥一至於此背君

負國宜并為大金所不容矣

元帥府諸將以上已回各分歸本所

内樞密院國相楊朴以病卒

欽定重訂大金國志卷八

紀年

大宗文烈皇帝六

癸丑 天會十一年春西京留守孟邦雄為宋翟琮所敗琮即翟興子也時為河南鎮撫憤陵寢發掘及董震以山寨餘衆入潼川遂入西京邦雄醉方卧俘其族以去 按是時西京屬齊邦雄乃劉豫之臣也

薩里罕下宋金州又下興元府

先是薩里罕等統衆十萬自鳳翔長安楊言東去其實由商於出漢陰直趨金商至是入洵陽界宋王彦倉卒迎敵敗走遂入金州未幾又趨興元薩里罕募死士由饒風之左間道援崖而上經祖溪關遂下興元府又至金牛鎮距宋軍百十里而退㑹野無所掠食且盡又聞南軍邀我歸路乃還

夏宋王彦復金州又敗我師於洵陽我師棄均房而回

和尚原天險吳玠備禦嚴密我師屢攻不勝乃潛兵由金州路以謀入川吳玠聞之自和尚原提輕兵馳扼饒風領我師既至南軍數戰皆勝死者甚衆我師積屍而焚將有退意一夕縱所掠婦人以歸南軍郭仲山寨乘夜攻而克之我師既得郭仲山寨乃能乘高下視饒風矣吳玠不能存跡遂焚糧草退保興州我師得入漢中首攻米倉山以圖入蜀王彥守之不克兼是時吳玠屯興州劉子羽屯三泉我師不無後

顧之憂乃退守漢川又洋州興元先自焚而去無所因糧且野掠無得殺馬而食遂由虢州回師

劉豫陷宋鄧隨等州

李成本羣盜降於劉豫豫既得鄧州知襄陽李横知隨州李道皆棄城走由是郢唐信陽皆入於豫

慈州守劉慶餘破丹州義士孫韓山寨降其士卒三千人盡殺於平陽府獄

秋起女直國土人散居漢地

冬尼雅滿遣李永壽等使於南宋

永壽至宋取回齊國之俘及西北士民之在南者且

欲畫江以益劉豫

我師下和尚原烏珠屯鳳翔謀攻西蜀

甲寅天會十二年春宋遣章誼來軍前充奉表通問使

時我國所議事南宋皆不從乃遣誼等請還兩宮及

河南地命王倫作書與尼雅滿所親耶律紹文高慶

裔且以資治通鑑木棉虔布龍鳳茶等物遺之逮秋

章誼還宋論永壽所需三事本國互有可否獨畫疆一事未定而尼雅滿答書又約以淮南毋得屯駐軍馬蓋欲畫江以益劉豫也誼等還至睢陽為豫所留以計得免

烏珠攻仙人關與吳玠戰於殺金平為玠所敗

先是我得和尚原玠度我軍必將深入至是烏珠果與薩里罕劉夔率十萬衆南征進攻鐵山鑿崖開道攻仙人關既至我軍據高嶺為壁循嶺東下直攻宋

軍玠璘凡弟轉戰凡七日晝夜不息統制官郭震為烏珠所襲破其寨宋軍敗玠斬震以狥與我軍力戰萬戶韓常為南軍所射損左目衆不能支引兵宵遁玠設伏河池扼我師歸路又大敗是舉也我師決意入蜀自薩里罕以下盡室而來旣不得志遂還鳳翔授甲士田為久留計自是不復輕動矣

烏珠再攻仙人關㦸為吳玠所敗韓常援而出之常被南軍射損左目自此韓常見知於烏珠

韓常者遼東漢軍萬戶韓慶和之子也小名快兒慶和死常襲父爵以總遼東漢兒軍烏珠喜其有功故國中稍推之

烏珠征蜀回至燕山望國崖約鄂勒歡入見帝

劉豫得隨郢襄陽等州宋岳飛復取之

先是飛遣張憲攻隨州月餘不下牛皐裹三日糧往攻糧未盡而城拔飛進復郢州李成聞郢失守乃棄襄陽遁去與豫合兵屯鄧之西北飛又克其城

秋宋遣魏良臣來為奉表通問使

時國中已定議出兵而南宋未之知也

劉豫遣人請於帝乞師帝命諸將議之尼雅滿烏紳以為難鄂勒歡以為可於是命鄂勒歡達蘭權左右副元帥調渤海漢兒軍五萬人以應豫按原書此條有評論語辭意淺陋偏謬今删去

尼雅滿自來止居雲中未嘗入朝是歲遽自白水泊來覲適值豫有侵江南之請立為異議竟不自行故

鄂勒歡輩得攝職總兵也

鄂勒歡請於帝以烏珠先嘗過江知地理險易乞使將前軍帝從之

豫之請侵江南也當尼雅滿鄂勒歡紛爭行止之際烏珠並無一言蓋嘗困於江南危於劍外不敢輕言用兵也

鄂勒歡達蘭下令禁燕雲等路漢軍不得雇人代名須以正身

諸將患傭身之人易致叛亡其正身類多富家子弟不任勞苦故是歲侵江南以霖雨乏糧死不勝計其自來傭身之人率皆失圖無以為生往往聚而為盜諸將一舉遂成兩失

劉豫遣其子麟姪猊將兵與鄂勒歡等俱入侵南宋於是騎兵自泗攻滁步兵自楚攻承楚州守臣樊序遁韓世忠自承州退保鎮江南宋震恐

我師趨江口韓世忠設伏與戰我師大敗擒我將貝勒

特頁
是時世忠進屯揚州魏良臣將命過揚州世忠置酒偽為流星更牌沓至紿以移軍守江良臣旣去進至大儀鎮勒精兵為五陣設伏二十餘處戒聞鼓聲則起而擊之良臣至諸帥軍前以所見對諸帥大喜勒兵趨江口距大儀五里貝勒特頁擁鐵騎馳過五陣之東初交戰南軍不利旣而世忠傳小麾鳴鼓伏者四起五軍旗與正軍旗雜出我師亂弓力無所施南

軍士甚人胸下捎馬足我兵全裝陷泥淖中人馬俱

斃特頁遂被擒

冬鄂勒歡烏珠同劉麟劉猊侵江南屯於竹墪鎮會大

雨雪糧道不通軍皆憤怨且聞宋主自出師又知帝病

篤諸將宵遁麟猊亦相繼而走

時雨雪乏糧殺馬而食死亡日多兵皆嗟怨日久虛

驚軍中每夜多有人書大字於紙及去皮柳枝擲於

帳前曰我等被苦虐之至若或過江必擒諸將以獻

南宋無何又聞宋主出師帝病篤韓常勸烏珠曰士卒勞苦俱無鬬志强驅過江恐自常之餘無不叛者况今吾君病篤内或有變惟速歸為善烏珠然之夜引還大軍既去乃遣人諭麟猊於是麟等棄輜重亦遁晝夜兼行二百餘里至宿州方小憇西北大恐

河東南路平陽府都總管富勒呼捕太行義士以絳州翼城村民多有輸其糧者於是屠近山四十村

冬帝崩上謚曰文烈皇帝廟號太宗皇統四年加上尊

諡曰體元應運世德昭功哲惠仁聖文烈皇帝

太宗以武元之弟身居儲位既登大寶然一時將相如尼雅滿烏紳烏珠皆開國大功臣桀黠難制太宗居位拱默而已太宗病時大兵相拒江上既崩不敢發喪至軍回於次年春方告諸路按此書書太宗之崩於天會十二年之冬金史本紀太宗以十三年春正月己巳崩自當以正史為確然據此條所言則似太宗實以十二年冬崩至春而後發喪者當時大兵在外或出於一時之權計亦未可知今姑仍舊文而附論之以備參考

方武元之立太宗也元約互傳於子孫太宗既立即舍

巳之子宋王宗盤而以武元之長孫梁王亶為安班貝勒仍領都元帥之職太宗既崩宋王宗盤與武元之子凉王倫及左副元帥尼雅滿皆爭立而亶為嫡孫遂立之

按金史熙宗紀天會八年安班貝勒杲薨太宗意久未決宗翰宗輔希尹言熙宗太祖嫡孫當立帝從之此書乃言太宗崩尼雅滿等爭立而以熙宗為嫡孫故立之是不知熙宗之立實出於尼雅滿之意而其儲位已早定也考之於史是時初無諸王爭立之事而宗室表太宗十六子亦無凉王倫又史言尼雅滿歛祉歸朝以定熙宗之位義正理直人歸其誠是尼雅滿固忠於熙宗者此書言諸王爭立又言尼雅滿諸帥潛萌窺覦皆未足據也

益尼雅滿為鄂勒歡所代已失兵柄故不得立

時鄂勒歡達蘭諸帥自江上回至燕山悉赴太宗之喪

甲寅亶即皇帝位

欽定重訂大金國志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重訂大金國志卷九至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臣姚潘

欽定重訂大金國志卷九

紀年

熙宗孝成皇帝一

熙宗孝成皇帝本名和哩瑪後改名亶武元皇帝嫡長孫也幼而聰達貫通經業喜文辭威儀早有大成之量太宗深所愛重所與遊處盡習文墨之士有未居顯位者咸被薦擢執射賦詩各盡其所長以為娛適既登儲

位人望頗歸時尼雅滿諸帥皆大父行潛萌窺覦幸劉豫有江上之請大兵不在其掌握太宗崩傳位於帝猶稱天會十三年

乙卯天會十三年春上尊謚於大行皇帝詔諸郡咸立太宗之靈

拋盞燒飯北俗也吏民掛服及禁音樂一月而罷

夏四月宋太上皇帝卒於五國城

徽宗壽五十四歲遺言欲歸葬內地帝未之許宋兵

部侍郎司馬樸與通問使朱弁同在燕山聞之遂繚服朝夕哭帝義之而弗問

宋遣何蘚來使通問二聖

陞所居曰會寧府建號上京仍改官制按金史本紀天眷元年八月頒行官制以京師為上京府曰會寧舊上京為北京地理志云上京金之舊土海古勒之地天眷元年建號上京又云會寧府舊為州太宗以建都升為府太宗當作熙宗傳寫之誤耳通鑑綱目紹興八年亦金太宗嘗下詔改定官制而未畢至是置三師三公三省六書臺院寺監等官宇文虛中參定其制紹興八年即天眷元年也是金之建上京定官制實在天眷元年此書一書於天輔七年又書於天會十三年重複舛誤今姑仍舊文而

辨正之

初宋宇文虚中來使留之授以官至是使參定官制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尚書省置令一人次左右丞相皆平章事左右丞皆參知政事侍中中書令皆居丞相之下為兼職

元帥府置都元帥左右副元帥左右監軍左右都監

樞密院置使副簽書院事

大宗正府置判同簽書事

宣徽院置左右使同知簽書事
六部初置吏戸禮三侍郎後置三尚書仍兼兵刑工
旣而六曹皆置尚書郎官左右司及諸曹皆備
國史院置監修以宰相兼領次修史同修史
御史臺置大夫中丞侍御史以下而大夫不除中丞
惟掌訟牒及斷獄會法
諫院置左右諫議大夫補闕拾遺並以他官兼之與臺
官皆充員而已

翰林學士院置承旨學士侍讀侍講學士直學士待制修撰而承旨不除

殿前司置都點檢左右副檢點左右衛軍

勸農司置使副

記注院置修注

太常寺置卿少

秘書省置監少以下皆備

國子監官不設按金史選舉志云天德三年始置國子監

外道置轉運使而無刺舉故官吏無所憚都事令史用登進士第者須其選官無磨勘之法每一任轉一官此其大畧也

封左副元帥尼雅滿為晉國王領三省事金史本紀三月事除元帥府右監軍烏紳為尚書左丞相金史本紀十一月事○按此下三條非一月事以其皆除拜事故以事類比而書之

二帥乃金主所忌故以相位易兵柄先是劉豫有侵江南之請獨遣鄂勒歡行則二帥兵柄已去矣

封太宗長子宗盤為宋國王領三省事 按金史宗磐傳熙宗即位優禮宗實拜尚書令封宋國王熙宗本紀天會十三年十一月以尚書令宋國王宗磐為太師而宗磐之拜尚書令封宋王則不書又本紀是年三月以宗翰為太保領三省事封晉王二王之封必當同時史書宗翰而不書宗磐殊疎畧耳

冀王鄂勒歡魯王達蘭正除左右副元帥 按金史鄂勒歡以右副元帥薨於天會十三年未嘗封王薨後追封潞王皇統六年進封冀王達蘭以天會十四年封魯國王又考金太祖太宗之世宗室無封王者尼雅滿元勳至是年始封晉王宗磐太宗冢子太宗舍之而立熙宗故亦於是年封王餘宗室封王者皆在二王之後此書於是年書冀王勒勒歡魯王達蘭而鄂勒歡傳亦言熙宗即位封冀國王皆屬繆誤

宗盤雖得三公之位失望儲貳之除以至謀叛蓋始於此也未幾鄂勒歡覺以達蘭代之進除左監軍烏珠為右副元帥

除知燕京樞密院事韓企先尚書右丞相西京留守高慶裔尚書左丞蕭慶尚書右丞按金史本紀高慶裔蕭慶為左右丞十一月事

又按金史韓企先傳天會六年代劉彦宗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樞密院事七年遷尚書左僕射兼侍中宗幹勸太宗改用漢官制度立尚書省以下諸司府寺以企先為右丞相歷相兩朝幾二十年則企先為右丞相久矣蓋太宗熙宗皆嘗改官制愁昭但知企先於改官制時為右丞相故係之此年而不知其在

太宗時也

三人皆尼雅滿腹心故不欲用之於外

烏珠戍邊屯於黎陽

時上以新喪恐南宋乘隙而動故也

夏五月鄂勒歡自燕山入見薨於路按原書於鄂勒歡薨不書月據金史補

冬宋王宗盤提兵攻蒙古按此書熙宗時書用兵蒙古者三是年及天眷元年皇統六年也然天眷皇統皆呼沙呼實即一事而複出至是年則此書以為宗盤而通鑑綱目亦為呼沙呼未知孰

是

皇伯攉領三省事按皇伯海陵父宗幹也太祖之子宗峻爲嫡而宗幹最長金史熙宗紀天會十四年以宗幹領三省事蓋海陵即位後記事者諱宗幹名改稱皇伯

大金初起嘗假兵於蒙古及其得國也不償元約致彼有怨言宗盤乘其不意而攻之由是失蒙古之附

興燕雲兩河夫四十萬人之蔚州交牙山採木為筏由唐河及創開河道運至雄州之北虎城造戰船欲由海道入伐江南是役起於是歲之夏以百姓大困嘯聚蜂

起海道之行遂成中輟

劉豫遣人持海道圖及木作戰船小樣獻於大金故有是役

丙辰

天會十四年春尼雅滿烏紳在相位

冬劉豫分道侵江南

先是豫以尼雅滿高慶裔得立每歲皆有厚賂而薄視其他諸將至是豫聞南宋將親征告急求援且乞先攻江上帝使諸將相議之領三省事宗盤以為難

乃聽豫自行遣烏珠提兵黎陽以觀釁於是豫以其子麟領行臺尚書許清臣權大總管李鄴馮長寧皆參行臺謀議以李成孔彥舟關師古為將簽鄉兵三十萬號七十萬分道南侵中路趨合肥以麟統之東路由紫金山出渦口犯定遠縣趨宣徽二州以姪猊統之西路由光州犯六安彥舟統之

宋楊沂中敗劉猊前鋒於越家坊又與吳錫大敗之於藕塘劉麟孔彥舟等皆望風奔潰

時猊兵至淮東阻韓世忠承楚之兵不敢進復還順昌麟乃從淮西繁浮橋而渡數十萬衆次於濠壽之間猊以數萬過寧遠縣欲趨宣化以犯建康宋楊沂中與猊前鋒遇於越家坊敗之猊孤軍深入恐宋軍掩其後欲會麟於合肥沂中至藕塘又與猊遇宋吳錫率勁卒五千突入猊軍中衆潰亂遂大敗猊挺身走麟聞猊敗亦望風而潰孔彦舟圍光州亦引去北方大恐

是時金已厭豫然未廢豫者以尼雅滿慶裔尚在也
豫既敗績帝加責問廢豫之幾決於斯矣
劉豫欲立子麟為儲嗣遣馮長寧請於帝帝曰先皇所
以立爾者謂爾有德於河南之民也爾子還有德耶朕
當遣人咨訪河南百姓以定之
豫之乞立儲嗣也葢以探帝意爾及聞帝是語則明
知其不免矣然欲南歸則恐有張邦昌之禍計惟有
視景偷生乞憐待命而已

夏國興兵自河清軍渡河由雲中府路天德軍界取所亡馬於達靼既而得馬回國往返並不假道朝廷亦莫有問罪者

昔尼雅滿嘗欲假道夏國以攻川陜夏人拒之令乃擅越我境以取所亡馬而竟莫之問罪益是時尼雅滿烏紳皆罷軍事彼知薩里罕無能為也

丁巳天會十五年春除杜充燕京三司使

時尼雅滿烏紳俱在相位達蘭居沂州按沂州時屬劉豫達蘭不

當居之達蘭時為左副元帥元帥府在祁州沂州益祈州之誤也薩里罕歸雲中烏珠自黎陽歸燕山

二月宋遣王倫為奉迎梓宮使

是年宋問安使何蘚等回始知道君及寧德皇后已相繼上仙故有是遣

夏左丞高慶裔以贓下大理寺獄

慶裔乃尼雅滿腹心宗盤之徒欲挫尼雅滿故先折其羽翼也

達蘭薩里罕以內起大獄各之草地避暑
尼雅滿乞免官為庶人贖高慶裔之罪帝不許斬高慶
裔於會寧市
慶裔臨刑尼雅滿哭別之慶裔曰我公早聽某言事
豈至於今日某今死耳我公其善保之以此知慶裔
嘗教尼雅滿之反也時山西路轉運使劉思肅州防
禦使李興麟河東北路轉運使趙温訊皆坐慶裔下
獄思伏誅興麟杖脊除籍為民温訊值改元赦得免

其餘連坐甚衆皆尼雅滿之爪牙尼雅滿自是失勢憤悶而薨

劉豫乞兵侵江南帝陽許之

劉豫具言鄜瓊全軍新降自九月十三日到京且陳過江自効當以瓊為鄉導乘勢并力乞兵南征帝以廢豫之議已定陽許其行且遣使馳傳至東京以防瓊詐降為名立散其衆

除博索為左都監大托卜嘉為右都監

大起諸路軍馬南征

起兵南征之令初下人莫知其廢豫也時有夜宿太原府祁縣女直千戸舍音貝勒之營見舍音將行與其家人泣别殺一豕以舍音之衣裹之并將小弓箭掛豕身而埋之於後營家人祝之曰舍音以陣亡瘞之矣此如江南焚香替代之類於斯可見人心厭兵之甚也

冬十一月廢劉豫偽齊亡

先是帝已定議廢劉豫會豫乞師不已乃建元帥府於太原及屯兵河間令齊國兵權聽元帥府節制遂分戍於陳蔡汝亳許潁之間於是尚書省檄豫治國無狀帝下詔數之畧曰建爾一邦逮兹八稔尚勤兵戍安用國為遂令達蘭等以伐江南為名代守汴京先約劉麟單騎渡河計事麟以二百騎至武城與烏珠遇竟為所斬二將同葛王褎馳至汴京入東華門逼豫出見烏珠以鞭麾命羸馬載之而去廢為蜀王

時豫弟益守陜西上又別遣蘸里罕提兵聲言攻蜀即長安擒益又恐汴人不安紿之曰汝舊主人少帝在此於是民心稍定而北軍亦不敢擾民

豫之廢也汴京有錢九千八百餘萬緡絹百七十餘萬疋金百二十餘萬兩銀一千六十餘萬兩糧九千萬石按通鑑綱目云金一百二十餘萬兩銀一千六百餘萬兩米九十萬石絹二百七十萬疋錢九千八百七十餘萬緡此書第三十一卷劉豫錄云馬二萬四千匹錢九千八百七十餘萬緡絹二百七十萬疋金百二十餘萬兩銀六千萬兩糧九十萬石而方州不在此數豫即帝位建元阜昌

凡八年

豫既廢遷居瓊林苑阿里布察達蘭逼其北行且問豫欲何之豫請居相州及乞故魏王宅達蘭偽從之行近相州遽發之燕山又發之中京既又發之上京給夫子廟以居之昔金初破上京盡屠其城後徙有罪者於其中視為罪地如南地瓊崖之類按金史本紀天會十五年十二月徙蜀王劉豫臨潢府此上京即謂臨潢府乃遼之上京非金之上京會寧府也

建行臺尚書省於汴京除張孝純行臺左丞相蕭三寶

努張通古右丞相

除東京遼東也留守宗雋太保領三省事封兖國王按金史本紀天眷元年七月東京留守宗雋來朝十月以東京留守宗雋為尚書左丞相封陳王二年以左丞相宗雋為太保領三省事進封兖國王此書宗雋為太保領三省事封兖國王於天會十五年與史不合

帝以宗盤豪猾難保故藉宗雋才力以制之無何二人竟共圖叛逆

欽定重訂大金國志卷十

紀年

熙宗孝成皇帝二

戊午 天眷元年春始詔改元

帝即位三年尚仍天會之號是歲始改天眷

時諸將相官職依舊多居汴京按此謂劉豫之諸將相也諸將相上當有劉豫或亡齊字盖大脫耳帝又於燕京建行臺尚書省除杜充劉筈同

簽書省事

先是主計之任在燕山曰三司在雲中曰轉運在中京曰度支上京曰鹽鐵東京曰戶部時杜充爲三司使在燕京故就用之

遣萬戶呼沙呼北攻蒙古部糧盡而還蒙古追襲之至上京之西北大敗我師於海嶺按蒙古原書天會八年作萌骨子是年作蒙兀天會十三年皇統六年七年及崇慶元年作盲骨子又作朦骨實皆蒙古二字語音之訛也又據此書大安三年所載則蒙古有東西二國其在東者向稱蒙古即原書稱萌骨子盲骨子蒙兀朦骨呼沙呼與戰於海嶺而

敗者也其在西者向名難靼大收三年方稱蒙古即元之初國號也綱目于皇統七年書金及蒙古和分注云蒙古益强自號大蒙古國部長稱祖元皇帝改元天興似即以為元之先世然元自太祖始稱皇帝至世祖始建年號則其先世未常稱帝建元可知且綱目所載似即採此書而此書多妄元史紀其先世甚畧無以質其是其非也

詔立費摩氏為后按金史本紀天眷元年四月立費摩氏為貴妃十二月立貴妃費摩氏為皇后此書立后於是與史不合

除亡齊官許清臣同知懷州

夏元帥府下令諸欠公私債無可還者没身及家屬為

奴婢償之

使烏蘭思謀奉使於宋

初王倫來使見達蘭於祁州達蘭遣使偕倫至北地見帝首謝廢豫然後致宋帝旨帝始密與羣臣定議許和且命思謀等使宋議之思謀即色埒默也乃始與宋通好海上所遣之人令再遣之示有許和意宋再遣王倫來帝亦再遣張通古往宋議和以詔諭江南為名言先歸河南地徐議餘事

秋起京畿陝右係在官金銀錢穀轉易北去

將有割地歸南宋之意也

宋韓肖冑來充奉表報謝使

府州守折可求赴雲中會（蓋左監軍薩里罕與之約故也）薩里罕䣭之

可求卒於路

去年冬帝之廢豫可求先於是年秋因軍事至雲中

薩里罕密諭可求將有廢豫立可求之意至是以達

蘭主意割歸南宋恐可求失望生變故䣭之（按宋使劉豫傳

言可求為豫麟府經畧使以觖望為豫所殺與此不同

冬左監軍薩里罕自雲中馳之陜右將見左都監博索共議割地時博索在鳳翔薩里罕路由同州為守臣李世輔殺從者百人擒薩里罕歸宋及北騎追逼李世輔始放之亡入夏國薩里罕歸雲中按原書作薩里罕亡入夏國考通鑑綱目亡入夏國者乃李世輔非薩里罕也今改正

己未天眷元年春夏人乘折可求之喪陷府州可求子彥文挈家走河東

後帝命彥文知代州

宋王倫來使充迎奉梓宮奉還兩宮交割地界使帝下詔於河南以陝西河南故地歸於南宋

畧曰頃立劉豫以守南夏累年於茲天其意者不忍遽泯宋氏社稷猶留康邸在江之南以安吾南北之赤子也倘能偃兵息民我國家豈貪尺寸之地而不為惠安元元之計乎所以去冬特廢劉豫令自河之南復以賜宋氏爾等處爾舊土還爾世主我國家之

恩亦以洪矣爾能各安其生無忘吾上國之大惠雖有巨河之隔猶吾民也其官吏等已有誓約不許輙行廢置各守厥官以事爾主毋貽悔吝

又命官軍吏民願歸山東河北者聽

大金之取山東多達蘭之力也達蘭久居濰州回易屯田遍於諸郡每認山東以為已有其立豫也既不能收功於已又嘗怒豫不拜深有悔吝山東之意由是達蘭屢畫山東河北圖獻議於帝曰河北素號富

庶然名藩巨鎮膏腴之地鹽鐵桑麻之利復盛在舊河之南我初與衆議以河為界耳今新河殆非我有豈可棄之當以新河為界時尼雅滿用事議不得行達蘭再四言之始取青州聊慰其意尼雅滿薨達蘭專權遂力主議取山東恐諸將生心不若糜豫以取之達蘭止有意於山東故河南只得歸之於宋行臺左丞相張孝純乞致仕居徐州烏珠從之夏除李鄴為翰林承旨馮長寧為東京遼陽渤海地也户部使

鄴與長寧嘗助豫為虐至豫廢後鄴自東京知代州之會寧女直地五千里長寧自東京隨行臺之北京又之渤海地四千里

元帥達蘭之蔚州下令諸藏亡走者家長罪死籍其家産人口半以充賞四鄰之家共追賞錢八百緡仍發軍分諸路搜捕民間大擾羣起為盜以拒官軍遂復止之達蘭在諸將中最號寛恕令故為此令蓋與宗盤通謀將以致亂使民嘯聚則藉之起兵又令中山府拘

宋使王倫於館會諸路軍欲復侵河南盍以應宗盤也

按欲與宋和以河南陜西地予宋者達蘭宗盤之謀也不欲予宋地而留宋使王倫者烏珠之意也以金史宋史通鑑綱目及此書前後所言考之其情事灼然可見獨此條乃云達蘭令中山府留王倫欲侵河南不獨與各史不合亦與前後所言自相矛盾達蘭得罪尚欲奔宋則其必無留王倫侵河南之謀亦可見矣今姑仍舊文而辨正之云

試舉人於燕山

時司馬樸充主文中山石居為魁

秋七月

按原書無七月二字而分注乃言辛巳悉夷其族詞無所繫今據金史補

郎君烏克

紳反既而擒獲下大理獄事連宋國王宗盤兗國王宗雋虞國王宗英滕國王宗偉按金史宗室表太宗子鄆王宗英宗偉蓋即二王勒博封虞王呼沙呼封滕王之更名而史失於載前左副點檢渾覩皆族誅

時帝與左相陳王烏紳謀誅諸父因朝且伏兵於内宗盤等入見擒送大理獄辛巳悉夷其族詔畧曰周行管叔之誅漢致燕王之辟惟茲無赦古不為非不圖骨月之間有懷蜂蠆之毒欲申三宥公議豈容不頓一兵羣兇悉殄翰林韓昉作也

金初尚無城郭星散而居太宗嘗浴於河牧於野屋舍車馬衣服飲食之類與其下無異所獨享者惟一殿名曰乾元所居四外栽柳以作禁圍而已其殿宇遶壁盡置火坑（按此即今之火炕也此字出於俗語本無正字故或從火或從土舊唐書高麗傳冬月皆作長坑下然溫火以取煖字亦作坑）平居無事則鎖之或時開鑰則與臣下雜坐於坑后妃躬侍飲食或國主復來臣下之家君臣宴樂攜手握臂同歌共舞故情通而心一無復覬覦意熙宗自踐位以來左右諸儒日進

諂諛教以宮室服御妃嬪禁衛之盛出則清道警蹕入則端居九重舊功大臣非時莫得進見此宗盤之徒所以狼顧四起也

烏珠留宋使王倫於祁州（按原書此條在達蘭之蔚州一條之前據通鑑綱目王倫見留在宗盤既誅之後今移正）

烏珠密奏於帝曰河南之地本達蘭宗盤主謀割與南宋二人必陰結彼國今使已至汴京且未可令過界會宋西京留守孟庾至汴倫始觧留鑰將使指北

行至中山府為烏珠所拘後送祁州按宋史王倫傳中山府拘倫十月始見金主於御子林通鑑綱目云倫至中山金人執之見金主於御子林致使指皆不云送祁州豈暫至祁州旋送帝所故史皆畧而不書耳

除烏珠都元帥烏珠既平宗盤之難馳至燕山以圖達蘭下祁州府獄伏誅仍因達蘭之子岱音久之因赦得出按金史達蘭子威台布達布同誅與此不同

宗盤之難達蘭預謀時方握兵在外難以遽誅八月除達蘭為燕京行臺左丞相又簽書杜充為右丞相

命下達蘭語使者曰我開國功臣也何罪而與降奴杜充為伍耶不受命而叛按金史達蘭傳云既至燕京愈驕肆不法復與翼王呼蘭有謀朝議漸悉其與宋交通下詔加誅此云不受命而叛則是未至燕京行臺與史不合初欲歸宋朝不克既而北走沙漠烏珠遣右都監托卜嘉追獲之下祁州元帥府獄獄具殺之達蘭臨刑謂烏珠曰我死之後禍必及爾宜速圖之烏珠俛首無言

冬十月宋使王倫來京進見陳致使命帝歸罪達蘭悔割地之議削除燕山留守彬王宗孟暨其子稾屬籍因

歸上京按金史無彬王宗孟彬亦非郡國之名宗室表太宗子鄂爾多封豳王宜豳彬音訛而宗孟即鄂爾多之更名耶但鄂爾多無傳無以考其事跡姑附識其疑云

時宋使王倫等至秦長城頭郭勒河有號天使者負函自後至本國接伴問之答曰此魯王首級也倫至京見帝致命帝悉無所答令翰林侍制耶律紹文為宣勑官問倫還知達蘭等罪否倫對不知又云達蘭無一言及歲幣却要割地但知有元帥豈知有上國耶因燕山留守彬王宗孟并其子稟既而除屬籍依

舊燕山留守後又因歸上京

太行義士蠭起東京諸路道不通行

太行之士有自宋靖康之末上山保險至今不從朝命者其後又因嚴刑重賦饑饉逃亡及豪傑乘時而起者比比有之其尤甚者天會八年春以人口折還債負相率上山動以萬計及宗盤達蘭之徒被誅凡在朝在軍莫非其黨皆逃死偷生聚保山谷

封烏紳陳王除右丞相蕭慶自右丞遷左丞

烏紳昔副尼雅滿雖有才智素為諸將所忌宗盤輩
未誅之先事之巨細烏紳一不敢預蓋惟其智巧多
慮所以得脫尼雅滿之禍而達蘭之敗又且不預至
於蕭慶惟有書名押字行遣簿書而已然其後也駢
首就戮卒皆不免焉
山東海寇張清乘海舟至遼東詐稱宋師破蘇州
遼東士民及南宋被虜之人多有相率起兵應清者
遼東大擾然清無大志既而仍乘海舟復歸

詔諸州郡不得從元帥府擅便簽軍候見裏而走馬使

臣驗認御畫牌劄方許簽發

此因宗盤達蘭謀亂之後方為此關防也

欽定重訂大金國志卷十

欽定重訂大金國志卷十一

紀年

熙宗孝成皇帝三

庚申 天眷三年春宋遣莫將來充迎護使烏珠下令沿大河置寨鋪防托諸軍偷渡大河南歸宋朝凡與人渡者罪死

邢洺磁相慶源一帶屯駐堡寨其中被獲漢人相約於

二月旦日各擕主人鞍馬器甲聚於邯鄲之西村相結

上太行為盜

太行義士夜破懷州萬善鎮

鎮去懷二十里州人大恐本州守烏蘭思謀率軍民

保城既旦集父老於庭諭之曰爾等知破萬善鎮之

人否其南宋官軍耶抑太行盜賊也父老皆曰此太

行盜賊耳思謀曰爾等既知非南宋官軍則當各撫

諭爾子弟及閭里丁壯慎無得扇揺妄動恐盜賊不

能保爾反害生靈於是以酒勞之而散思謀自宗盤等謀亂之後太行嘯聚蜂起每終夜輾轉無寐或披衣喟然嘆曰可惜官人呼尼雅滿也備歷艱險以取天下而今為數小子壞之我未知死所矣時方議割地以大河為界且北方盛傳宋帝出師民間往往私結徒黨陰置軍器以備緩急沿河州郡流言尤甚至於晝為罷市夜或披戶以伺風聲思謀時守河内地當要衝自揣勢削身危常懷疑懼萬善又為義士所破故

假以撫諭為名露其心腹

夏五月烏珠分四道征南宋

先是達蘭既廢偽齊乃議以河南地歸宋烏珠力不能爭及達蘭既誅烏珠得政以歸地非其本計決欲用兵乃舉國中之兵集於祁州元帥府大閱遂分四道南征

命聶呼貝勒出山東薩里罕侵陝右李成侵河南烏珠自將精兵十餘萬與孔彦舟酈瓊趙榮抵汴宋東京留

守孟庾率官吏迎拜烏珠入城駐舊龍德宫於是詔諭諸州縣以達蘭擅割河南詔辭畧曰非朕一人與奪有食言蓋恩威弛張之間有不得已遂命使持詔遍詣諸郡又分兵隨之

時烏珠至河南諸郡望風奔潰取興仁淮寧拱州殺拱州守臣王慥又取東京遂留守路允迪時以葛王褎知歸德府葛王以數千人至宋王臺遣人諭都人告以不殺不掠之意請路留守出門相見允迪朝服

出見會於宋王臺允廸為主葛王為客允廸奉觴為壽王酬飲遂送允廸於汴京鼓吹入城秋毫無犯

烏珠取宋西京按原書西京下有慶陽府三府考慶陽府與宋西京絶遠是時烏珠下河南薩里罕趨陜右烏珠之師何得忽至慶陽又宋史本紀五月金陷西京十月薩里罕圍慶陽則金取西京府慶陽周未下也原書外誤今刪正 又取亳州

宋西京留守李利用棄城走亳州提轄魏經死之

薩里罕入同州趨永興軍進至鳳翔攻涇州為宋李師顏姚仲按原書作姚平仲平仲死已久此乃姚仲非平仲也今據宋史改正田晟等所敗

薩里罕自河中渡河疾馳二百五十里趨永興軍宋
權知軍事郝遠即開門納之長安既下陝西州縣所
至迎降既而薩里罕至鳳翔西城外下寨為李師顏
姚仲所敗又悉兵攻涇州宋田晟因我師壁壘未定
來擊我師又敗又扶風新城拒守又為宋軍攻拔其
城俘我三將及卒七十七人按宋史吳璘傳及通鑑綱目皆云百七十人
薩里罕怒甚自戰百通坊又為姚仲所破由是還據
鳳翔不敢復出

宋劉錡大敗烏珠於順昌府

時我師游騎先至順昌城下既而葛王褒及龍虎大王軍並至凡三萬餘人為宋劉錡所敗馳詣東京告急於烏珠烏珠至責諸將用兵之失衆曰今者南兵非昔之比元帥臨陣自見烏珠見其城陋謂諸將曰彼可以靴尖趯倒耳即下令來早府治會食諸將所得玉帛子女聽其自留男子長成者皆殺且折箭為誓以激其衆平旦并兵攻城凡十餘萬先攻東門敗

退烏珠自將牙兵三千往來為援皆帶重甲三人為伍貫韋索號鐵浮屠每進一步即用拒馬子遮其後示無返顧復以鐵騎為左右翼號拐子馬悉以女直充之前此攻堅城並用此軍又名長勝軍至是大敗不能支乃作筏繫橋而去至泰和縣卧兩日至陳州數諸將之罪自將軍韓常已下皆鞭之於是復以葛王褎守歸德府韓常守許州烏珠自擁衆還汴京不敢復出

按此條所言拐子馬事金史不載惟見於宋史而通鑑綱目仍之業經

御批通鑑輯覽駁正今敬錄於

此以訂從來耳食之訛云

北人使馬惟以控縱便捷為主若三馬聯絡馬力既有參差勢必此前彼却而三人相連或勇怯不齊勇者且為怯者所累此理之易明者拐子馬之說金史本紀兵志及烏珠等傳皆不載惟見於宋史岳飛劉錡傳本不足為確據況烏珠戰陣素嫻必知得進則進得退則退之道豈肯羈絆已馬以受制於人此或彼時列隊齊進所向披靡宋人見其勢不可當遂從而妄加之名目耳

即所云馬被重鎧亦徒束縛而不能騁其騰驤之力尤理所必無紀事家或狃於兵車駟介之說强為附會不足當有識者一哂千載傳訛耳食之徒無能究其真偽皆為史册無稽之說所訛不得不明辨之

秋烏珠再提兵與宋將岳飛戰烏珠連敗飛兵至朱仙鎮得宋朝班師詔而還

飛遣將梁興等率兵渡河連破我師復懷衛州及垣曲王屋縣飛等親提兵繼進與烏珠戰我軍又敗飛

軍至朱仙鎮距東京四十五里詔班師於是潁昌淮寧蔡鄭諸州皆復為我有秦檜主罷兵召飛赴行在命起居舍人李易見韓世忠諭旨楊沂中還師鎮江劉光世還池州劉錡還太平州張俊自宣化歸建康罷宣撫司以其兵隷御前遇出師臨時取旨

詔改明年為皇統元年

辛酉皇統元年春烏珠自順昌失利遂保汴京留屯宋亳出入許鄭之間簽兩河軍與番部凡十餘萬以謀再舉

至是復南伐取壽春府滁州濠州廬州和州至柘皋與劉錡遇隔河相拒錡會張俊楊沂中軍迎敵烏珠又大敗退屯於紫金山

烏珠已取廬州次侵和州錡移屯濡須塢至尖山清流下關兩與我師遇俱捷至柘皋其地坦平我師以為騎兵之利隔河相拒會夜大雨錡遣人會合張俊及沂中之軍俊為宣撫司詒沂中副之自臨安晝夜疾馳六日至歷陽翼日諸將各以軍來而俊未至錡

與諸將分軍為三並進渡水來擊田師中欲俟俊至王德曰事當機會復與待錡即與德上馬率先迎敵沂中軍繼至烏珠鐵騎十餘萬分為兩隅夾道而陣德與師中揮兵先薄右隅我師陣動乃以拐子馬兩翼而進沂中令萬兵各持斧如堵而前錡與諸軍合擊我師望見曰此順昌旗幟也即退走屯於紫金山

宋遣使劉光遠魏良臣先後來聘定和議

先是莫將來使為我所留至是烏珠欲議和故因光

遠來聘縱與俱歸以烏珠書來大畧言當遣尊官右職名望夙著者持節而來盖欲亟和故也宋於是又遣魏良臣來使

冬十一月使蕭毅邢具瞻二人偕魏良臣至宋許以淮水為界歲幣銀帛二十五萬匹兩幷欲割宋唐鄧二州特遣二人來審定可否宋因又遣何鑄充報謝使曹勛副之

毅等過江揭旗於舟大書江南撫諭至鎮江府劉子

羽見之怒夜以他旗易之良臣懼力索之且以言脅子羽子羽曰吾為守臣朝論無所預然欲揭此於吾之境吾有死而已良臣請不已出境乃還之是冬洪皓在燕山密奏宋朝言金國已厭兵勢不能久奈何朝廷不知虛實猶循卑辭厚幣故態倘或未有成約不若乘勢進擊

十二月烏珠以書抵檜曰爾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為河北圖必殺岳飛而後可和由是秦檜遂奏害飛及張

憲岳雲

岳飛忠孝出於天性初從駕渡河留妻養母自河北既失凡十八往返乃歸迎母母喪廬墓御札數四强之而後起慷慨以必取中原為志少飲酒至數斗宋帝嘗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酒遂絶口不飲吳玠嘗盛飾名妹以遺之郤而不受宋帝欲為營居第於行都飛辭謝曰金國未滅臣何以家為平前後累年剷盜復襄漢六郡功名出諸將右張俊搆成飛

罪赴獄賜死洪皓在金國蠟書馳奏以為金所大畏服者惟飛金聞其死諸人皆酌酒相慶

壬戌皇統二年春宋遣莫將周聿往京西充割地使割唐鄧等州入於我畫淮中流為界按原書無淮字據金史本紀云畫淮為界今補又割商秦二州和尚方山二原於我自是宋商秦之地止存上津豐陽天水三邑及隴西成紀餘地而已

初宋邵隆在商州終始數十年披荆榛瓦礫以為治招徠離散屢敗我師終不肯離商而去至是割屬於

我隆嘗怏怏後徙金州秦檜酖之

先是宋胡世將奏曰和尚原乃商秦州險要之地並係川蜀緊急門戶薩里罕曾犯和尚原札哈貝勒侵商州又欲復秦州皆以本司遣兵捍禦而退和尚原商秦州三處繫控扼川口必爭之地而和尚原所繫利害尤重烏珠屢致書欲得之者也此時世將已卒遂詔鄭剛中聽其分畫在廷諸臣多言縱可與議和而四川門戶之地斷斷不可輕棄虞允文亦力爭以

為不可惟湯思退主之思退檜之黨也

秋八月歸宋太后韋氏於宋遣少監高居安等扈送

帥府遣軍緝捕嵐憲張横軍潰統軍兩州同知及判官悉被擒

張横有衆一十八人嘯聚於嵐憲之境官軍捕之往往失利至是帥府遣兩州同知及判官領太原兵千五百人追捕既與張横相遇望風而潰多墜崖死兩州同知與判官盡為張横所擒

平陽義士梁小哥敗官兵於太行殺契丹都統馬武太師

梁小哥有衆四十人時破平陽府神山縣去帥府無百里總管判官鄧奭以三千人討之奭軍常與梁小哥相去五六里方敢行遥見梁營旗幟則止遇夜相去十餘里方敢下營多置火炬廵警以禦衝刼營中傳箭唱號不敢少眠三夕之間兩次驚潰至第四日有契丹都統馬武太師領契丹鐵騎五百與奭軍會

大笑其怯并與之軍率衆先登而戰為梁小哥所殺五千餘衆盡皆奔散

癸亥

皇統三年春雲中家戶軍女戶陳氏婦姑持産業契書共告於元帥府以父子俱陣亡無可充軍願盡納産業於官以充軍役元帥怒其沮壞軍法殺之

金國民軍有二一曰家戶軍以家産高下定二曰人丁軍以丁數多寡定諸稱家戶者不以丁數論故家戶至於已絶人丁至於傭賤俱不得免也陳氏婦姑

棄市國人哀之

夏六月皇子生大赦詔境內童行有籍於官者悉度為僧尼道士始許宋使洪皓等南歸按金史熙宗紀皇統二年二月戊子皇子濟安生壬辰以皇子生赦中外而皇統三年史不書赦洪皓松漠紀聞云北朝惜赦余銜命十五年才見兩赦一為伊勒都嚕叛一為皇子生而通鑑綱目書洪皓張邵朱弁之還於紹興十三年當皇統三年蓋皓等雖以皇統二年大赦得還其明年乃得至宋耳此以熙宗生皇子大赦與皓等之還宋並書於皇統三年誤矣

洪皓等以皇子生大赦方獲南歸宋建炎後來使者幾三十人生還者惟皓及張邵朱弁三人而已

秋七月大風自河南北轉至山東而止

帝諭尚書省將循契丹故事四時游獵春水秋山冬夏拉（盧達切）卜（拉卜者契丹語所在之意）

契丹主有國以來承平日久無以為事每歲春放鵞於春水釣魚於混同江夏避暑於永安山或長嶺豹子河秋射鹿於慶州黑嶺秋山冬射虎於顯州四時無定

甲子 皇統四年春渤海千户雅勒呼謀亂元帥府收叛衆

盡誅之

先是雅勒呼與萬戸鄂倫素不相能會闗中失火雅勒呼選其徒之强壯者以救火為名因攻城作亂殺鄂倫欲逃沙漠未果而敗

夏遣使於南宋賀天中節禮物珠一囊金帶一條衣七對綾羅紗五百段馬十匹自是歲如之

冬遣使往南宋賀明年正旦按此年兩遣使如宋交聘表不載宋史本紀紹興十

三年金使來賀正旦則皇統三年巳遣使非自此年始也

禮物金酒器六事色綾羅紗縠三百段自是命使往復亦率如此

欽定重訂大金國志卷十一